

[主持人语]诗歌的要义是其语言的纯正与情感的真切,而非主题的宏大与内容的载道,更非形式上的雕龙。蒋三立作为湖湘文坛上的一位朝香人和耕耘者,沿着诗歌语言的纯正之途而躬耕前行。他自20世纪80年代始,相继在《人民文学》《人民日报》《诗刊》《诗神》《绿风》《星星诗刊》《芙蓉》等大型刊物上发表诗作数百首,先后出版了《永恒的春天》《诱惑》《蒋三立诗选》《在风中朗诵》等4部诗集,其诗入选《青年诗选》《中国诗萃精评》《中国年度最佳诗歌》《新时期湖南文学作品选·现代汉诗卷》等数十种选本。蒋三立认为:“诗是时间、空间、有限、无限、事物、经验等相互融合而产生的心灵意象。相对于精神,它是物质世界的反照,是天空和大地之间的一种光亮。”正是这种光亮,在文学淡出、文化热腾的当下,在历史的独轮车一再碾压原本已是发育不良的中国诗坛时,蒋三立并没有因此而废弃自己对缪斯的热爱,仍以执著的信仰默默地行走在荆棘丛生的坎坷路上。蒋三立诗歌创作根植于厚实的乡村生活,融注了传统诗歌的人文关怀与人性思考,洋溢着浓郁的乡土情怀,其诗精粹、精美、精致而又富有哲理。北京师大张清华教授称赞其诗:“含蓄、节制,富有隐喻性与弥漫力,好的诗歌应该有这样的资质。”本期湖南作家作品研究专栏推出蒋三立专辑,特邀诗人本人和4位学者从不同角度探讨蒋三立诗歌创作的审美风格与文本特点,并期盼以诗人个案研究来推动学界对湖湘诗坛的深度关注。

用什么可以抵达幸福

蒋三立

(永州市社科联,湖南 永州 425100)

[摘要]在嘈杂喧嚣的时代,诗人应该是时代灵魂的守望者,诗意地抒写出这个时代历史的精神生态,让过去的时间发出回声,把生活的温馨留存下来并抵达未来、抵达心灵、抵达梦想,在平淡的生活中提炼出神奇的想象并提升人的精神境界。

[关键词]诗歌;灵魂守望者;精神境界

[中图分类号]I20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117X(2014)02-0005-02

Reaching Happiness through Poetry

JIANG Sanli

(Yongzhou Federation of Social Science Circles, Yongzhou Hunan, 425100 China)

Abstract: In this noisy and blatant world, poets should be the soul watcher of the times and poetically describe its history of spiritual ecology, echoing the past time and retaining the warm of life to reach the future, heart and dream, which can extract magic imagination from the ordinary life and improve man's spiritual realm.

Key words: poetry; soul watcher; spiritual realm

在农村生活了17年,又离开了农村,转眼30多年过去了。这期间时空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世界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的行为习惯和生活方式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科技的发展,城市的扩张,速度的加快,信息的爆炸,一切的变化都是前所未有的,一切都似乎健康有序地在发展,但对于人与人、人与自然的生活而言,一切又在物质、商业、快

节奏生活重压下发生了扭曲。相对于过去,一些村庄消失了,一些场景消失了,一些事物消失了……许多的温馨、许多宁静、许多舒缓的抚慰都得在往事的回忆中去寻找。

这是一个新奇而残缺的世界。我们面对高楼林立的困惑、面对科技发展带给我们的新奇、面对速度带给我们欲望的膨胀,我们的心灵并没有增添

收稿日期:2013-07-06

作者简介:蒋三立(1963-),男,湖南双牌人,湖南永州市社科联作家,国家一级作家,主要从事诗歌创作。

宁静与幸福。

我们需要未来世界到底呈现出一个什么样的场景?科技和速度的发展到底能给我们的心灵带来什么样的感受?我们曾经和正在破坏的自然宁静的村庄又要不要我们的子孙后代来恢复?农耕时代的自然宁静正在消失,慢节奏的生活方式正在改变。在当今社会,人像鸟一样飞来飞去,甚至比鸟还快地满世界寻找财富、美景、新奇热闹的地方。人借助网络、现代通讯手段更快地了解到世界所发生的事,再远的距离也就在眼前,大量的信息展现在你的眼前、大量的知识堆积在你的眼前。你了解了许许多多的信息,而你的欲望还想了解更多的信息;你学到了很多知识,而你还想学得更多你未知的东西。到头来,你就是没获得悠闲、宁静。也许由于太快的原由,你总是觉得时间不够用,你总是觉得效率太低,你总是觉得车在高速公路上跑得太慢。你坐在高速列车上恨不得列车还要加速,你甚至觉得有飞船的速度多好,就可以跑遍世界上所有的地方,然后你还想坐宇宙飞船看看更多的星球。由于一切都希求更快的原由,人感到活200年也太短太短。于是心总难得有宁静淡泊,总觉得惴惴不安。

而我们的内心到底需求什么,我们走着走着,会不会突然哭了起来,我们追求的目标是不是以放弃自然宁静、内心的安宁为代价?俄国诗人索洛乌欣说过:“一切离去的都迎向未来!”而我常常怀想过去贫穷的乡下那些离去的温馨的场景。50年代至70年代初出生的人都忘不了那些场景。就像我的诗句里的那样“我的脚深入到坦荡的草丛,就感觉到摇曳的花朵的温暖”。我对生我养我的乡村有一种难舍的情怀,那是我灵魂的憩园,也是我灵魂自由寂静飞翔的地方。

我不知道我们人类追求的终极目标是什么?但我宁愿像亨利·戴维·梭罗那样简朴地生活,回归自然,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感受自然里难以言表的纯净、甘醇以及它带给我们的无尽的恩惠。

我总觉得社会在越来越快地发展时,诗歌更应越来越慢地抒写日子、季节的变换,一代代人的生活 and 心灵感受。就像一头牛默默地走在春天里,走在犁弓前面拉着犁翻开一片一片的土地……

俄罗斯思想家恰达耶夫说:“只有领会了自己逝去的生活,个体和群体才能学会完成自己的使命;只有在对自己过去清楚的理解中,它们(指哲学)才能汲取到影响未来的力量。”在当今这个彰显竞争、缺乏诗意的时代,诗人更有责任抒写这个时代痛苦的蜕变,抒写几代人从农业社会步入工业社会 and 城市化过程中的情感体验,抒写传统的解构与变革带来各种困扰。海德格尔说“诗人的天职就是

返乡”,我们是一群掠过城市上空的鸟,我们不时在寻找远方的灵魂的家园。

诗人应该是一个时代灵魂的守望者。一个时代过去以后,他应诗意地抒写出这个时代的历史的精神生态。诗人要通过他写的诗让一些“死去的東西”活动起来,重新获得生命。诗歌是可以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的。

乡村、田野、树林、草坡、河流,牛、羊、鸡、鸭、鹅,蓝天、云朵、月亮、星空,水稻、油菜花,还有太阳下寂静劳作的人,以及那些曾经在我身边的生活画卷,都会让我久久留恋、怀想……在我的记忆中永远挥之不去。写诗并不能让我们抵达幸福。写诗只能是带着一种情感把一些温馨的东西留下来并抵达未来、抵达心灵、抵达梦想,写诗只能让过去的时间发出回声,在平淡的生活中提炼出神奇的想象并提升精神的境界。虽然写诗有一种力量,有一种精神释放的快感,但更多的是脆弱和痛苦。

诗的语言应该是有张力的,甚至是充满灵性的。康定斯基曾说:“语词是内在的鸣响……甚至可以说比钟鸣、弦颤、一块木板落地等产生的精神震颤更为超脱感情。”诗提供的意境和画面应该是美的,它蕴含着自然之美、情感之美、哲思之美、诗人的人格魅力之美;它所呈现出的境界应该是宁静的、澄明的、圣洁的。

经济、技术、消费的发展,带给我们生活便捷和物欲满足的同时,不断增加我们心灵的重压。信息高速公路带来的多元文化的冲击,使得诗人思考更广泛文化语境中的诗歌。在多元文化处境中,诗人要有更多的知识积累、更广阔的视野、更丰沛的情感、更高超的审美能力和更敏锐的触觉,才能写出好的诗歌。

诗人在当下物俗横流、金钱至上的社会环境里,不再有什么“桂冠”,而早已成了人们嘲讽的“另类”。但一个时代没有诗人是可怕的,一个时代没有一点诗意的生活更为可怕!

没有什么外在的东西直接使我们抵达幸福。生命是一个过程,愉快是一种感觉。远离时尚、消费的喧嚣,缓慢地行走。我们需要的是内心的平静与安逸,而不是被金钱和权势的欲望弄得焦虑不堪。让我们的心能和自然说话,与花草、树林、鸟、蛙、昆虫静静地对视,和它们谈心,和它们一同呼吸。让我在渐渐老去的时光村落,看蓝天千变万化,让忧郁被风吹走。从容,自在,把自己置身于广大、真实的自然世界之中,感受恬淡、安宁、深邃与辽阔。久而久之,就能在善良、悲悯之中感受到幸福与快乐!

责任编辑:黄声波